



順菴集

六

書
雜著

廿十五

~16
2379
6



門和16
2379
卷15-6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東史問答

海東一方史皆不合人意三國史荒雜無可言高麗
史稍為簡實而至若諸志所錄皆不詳悉此蓋東人
鹵莽不尚文獻故一代之典章多晦而不詳非編史
者之過也然而不立隱逸傳不為治隱傳此誠欠事
治隱不屬于麗則其將屬本朝乎是不成說也東
國通鑑亦多有未可知者麗史提綱較優只論麗史
而立綱亦多失謹嚴如竄僧懶翁于密城之類是也



東史纂要不過類抄太涉踈畧近世有林校理象德者作東史會綱最號精密止於恭愍蓋其後難言也其曰江陵君禍即位者明禍之非辛出也此已有前輩之論筆法似當如是生乎今世其果能若此乎伏乞命教若有人更編東史自上古至麗末合成一編依綱目之例名之曰東史綱目使一方之文獻有傳似好矣三韓以上君長之出皆虛荒難信古雖有吞卵履跡之文而在于後世豈更有是事乎意者東俗蠢質其中桀黠者倡為此說如狐鳴之類欲以驅惑斯民也此意果何如耶

甲戌

趙位寵事麗史已許其舉義而先生下書連有所教未知何謂但不見東國通鑑通鑑筆法或有所異耶位寵舉事時前後形跡似欠明正與金甫當稍有不同舉義而討弒君之賊則其迹甚正當曰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鄭仲夫及其敗也則當曰尹鱗瞻攻拔西京擒趙位寵斬之如此則起兵討賊之義及徇私為身之罪并舉矣伏乞指教近日適得秋淵日錄石潭日記等說而觀之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聖人之至訓也二書中人多有一世之名流而舉瑕撫釁無所不至似不若此之甚而意思殊覺不平不

得面承正論伏歎作史者必先定疆域而東史地誌專無可據蓋馬大山分明是今西北兩界間大嶺而勝覽付於平壤古蹟沸流水句麗始都似當在遼界之東北塞外而謂今成川如此者甚多不能枚舉其中帶方不知的在何地單單大嶺不耐似是鐵嶺以東而亦不知伏歎方著東國地理疑辨欲以就正當俟後日仰稟耳

乙亥

趙位寵事謹聞命矣麗祖之立史稱泰封諸將立王建為王愚於此亦有疑焉是時新羅正統之君猶存而弓裔僭亂建為其徒則是亦羣盜之類也似當曰

泰封將王建稱王弓裔走死未審如何北扶餘解慕漱後來無見或有他書可考耶中國史所稱扶餘指何者而言耶東人雜說有云檀君教民編髮蓋首又云命彭吳莫國內山川此出於何書耶又云本紀通覽云牛首州有彭吳碑金時習詩云壽春時貊國通道自彭吳所謂本紀通覽者亦何書耶按漢書食貨志彭吳開道通濊貊朝鮮置滄海郡蓋漢武時人引之為檀君之臣東人之不考事實好立異說至於如此良可笑悶東史凡例及地志可疑者畧為論辨而仰稟竊念此事實有大不便於靜攝之中而疑之所

存不得不爾伏乞下諒而塗抹點竄指示一定之論
幸甚幸甚東真始末考之未得或載遼史否三水之
名雖蒙下教而心竊有疑焉史云百濟漢水東北部
旱饑涓帶之間空無居民若以漢水為帶水則既云
漢水復何以稱帶耶以文勢觀之似今臨津江矣資
治通鑑隋宇文述東濟薩水至平壤下文又云述還
至薩水句麗自後擊之據此則薩水在平壤西北而
先儒之稱為清川江者似然矣涓水之名尤有所疑
箕氏都平壤而衛滿東渡涓水求居西鄙此似指今
鴨綠江也唐書云高麗城南涯涓水鄴道元又云蕃

使言平壤城在涓水之陽按水北曰陽則此似指今
大同江也東史百濟始祖定疆域北至涓水說者以
此為今平山之猪灘隋書來護兒率江淮水軍渡海
至涓水去平壤六十里據此則似為猪灘下文宇文
述等九軍會於鴨綠水西云則鴨綠之非涓明矣去
平壤六十里云則大同之非涓明矣伏乞更為下教
丙子

朝鮮之稱馬漢注有所論說而皆未得為的當嘗觀
雜書有云地近東表朝日鮮明故稱為朝鮮此說似
近而不見於傳記且其語意似巧無上古淳質氣象

亦難準信今見下書以為同於鮮卑之鮮鮮卑為東北之胡而鮮卑山東渡遼瀋為我國東北界則果如下教而第竊思之朝鮮之名出於三代鮮卑之稱起於後漢先後不同恐不可以彼準此也夷荒之地固中國之所棄其有號雖古而不關於中國故有不錄而然耶大同江以楊雄方言朝鮮洌水間之語觀之信然張晏亦曰朝鮮有濕水泉一云汕水洌水三水合為洌水今以關西地圖較之大同江源果有三一出於黃海道之遂安郡者為能成江一出於寧遠郡者為城巖津上流出於陽德縣者為沸流江之上流三

水合而為大同江亦與張晏之說合但未知濕汕之別耳鴨綠江之稱洌以三國志考之果是濕字之誤也大同江之本稱洌水史有明據若只以猪灘為洌則唐書何以云平壤城南涯洌水中國之人雖遠外懸度而言或用兵之際目有所親見者或蕃使往來耳有所信聞者矣奈何捨城下壓臨至近之水而以猪灘為南涯耶下教亦云猪灘大同相去不遠不容有二名愚意亦有不然者地名相同不是異事遼水沸流亦有二水而同名者此類甚多似不可以二水之同名為疑也前日下書又曰流民之移居南方曰

帶方此有何據耶滄海徐福韓終事皆非淺慮所及
伏讀下諭茫然不知所以為對也韓為中國之地滄
海在東海絕域之表幾萬里張良何以知力士之在
此亦何能一言相契使之捨命來赴耶若非素所交
結者必不如是且此時始皇威震殊俗豈以蠻夷愚
蠢之人而敢與之抗哉蓋以荆聶之類避仇奔匿而
為良效力者也今奉示諭誠有果然者矣徐福韓終
同入海求仙而所謂三神山在渤海中渤海東南即
我國與日本則福等所入要不出二國矣歐陽公曰
本乃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姜沆

看羊錄云徐福入倭伊紀州熊野山止焉今有祠子
孫為秦氏據此則福之入日本信矣其稱秦氏猶辰
韓之稱秦韓蓋以自秦而來也自秦來者謂秦則自
韓來者謂韓亦不異矣第終輩只是避亂逃生之人
安有兵威氣勢能越海數千里而掩人國哉通典曰
三韓古辰國也漢書亦云辰國欲上書右渠壅遏不
通右渠之時三韓已存則辰國之稱或因其舊鄉也
海東一隅在漢北者為朝鮮漢南者為辰國而或韓
亡流人東逆各立部落以韓為號秦人後來亦云秦
韓以別其為異而辰國亦隨而稱韓耶若如下教韓

之稱起於韓終云則終以流移之人開國建號奄有
辰國必是大英雄也其規模設施宜不草草奈何纔
卅餘年而見破於奔亡之箕準哉皆無所徵而愚疑
如此伏乞回教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應劭謂之五人并尼谿而言也師古謂之四人以尼
谿相參為一人而言也下文封侯有四人而無尼谿
之名則應說誤矣第尼谿二字不審何謂今見下教
果如大寐之得醒矣中國之人翻譯夷語自有此患
其為濊音之反切無疑矣我因為臣僕一句尋常依
註解看今以先生反語之教求之尤為切實故敢推

為之說曰我字猶春秋稱魯為我之我蓋通稱之辭
非箕子自我也淪喪句應有灾句臣僕句應受敗句
言商有灾而淪喪則我輩受其敗豈不為人之臣僕
乎上下文義相銜而愈見其痛甚之辭非以不為人
臣僕之義自期也若如註解則夫事君之義以不貳
為忠不為人臣僕是臣子當然之節不必高談自許
而其義甚明矣後世稍知義理者當國家破亡之際
當死即死必不先矜其立節之意豈以箕子之聖而
為此淺丈夫言哉若自許以不為人之臣僕則其將
許他人以為人臣僕乎後儒以因為臣僕一句正語

看解曰箕子之言如此必不受封必不朝周不知此句是一時問答間問其淪喪之語非論日後自處之義而與受封朝周事自不相關矣且以受封朝周之義言之武王之入殷也首先釋之訪以洪範其尊禮之摯矣必不如後世滅人之國必屈辱其臣而後已者箕子於此時既無受任禦敵之責又無逼降屈辱之事其可為溝瀆之小諒也哉文山之請歸故鄉疊山之請為逸民其意豈畏死耶蓋死非其時也箕子之不死亦猶是也其不死而封之以不臣之地朝之而待以虞賓之禮則箕子於此必知所以處之矣或

謂箕子逃於朝鮮武王因以封之此皆為箕子婉順其辭而未達者也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夏殷之後其時封建前聖之裔孫若是其急而至於箕子何獨緩之而使之逃箕子雖欲逃其可得乎微子箕子并稱三仁其心所存宜無異同微子封於宋而有客之詩見於周頌箕子封於朝鮮而麥秀之歌見於史記於此可以見其心之同矣武王之伐殷非若後世之篡奪二國之受封備以三恪之位則與逼而受封者有異而其所以行之者全盡此理至公無私莫非為仁之歸矣以後世觀之殷

川都集卷一
民之反叛武庚之圖復莫非臣子痛迫之至情而此時箕子尚存其才足以濟事德足以動人道足以立世不聞有發一謀畫一策而與之同心力者何哉此聖人公天下之心而於我得遂其不臣之節而已知此義則受封朝周之義不必曲為分疏也然而使箕子而當武王之時處之固當如此若如晚季值變革之際雍容自處偷容苟合而曰箕子亦嘗云爾則是誣聖也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其不為馮道者幾希矣適有所思敢此信筆仰告此義果如何耶本國南通島夷北鄰山戎其風俗土宜山川道里交際往來戰

伐得失皆當謹而書之俾後有考而前史都闕之如東真之類漠然不知為何國誠為慨歎伏聞胤兄所編有禦倭方畧一冊云果然否若然則或可俯借以為傳膳之道耶金澍事金荷潭日錄亦疑其妄而今考恭讓紀事大之事雖微細必錄而無禮儀判書金澍朝京事果可疑也 丙子

三國史無從求見向適權友巖來訪聞知其由為之借示伏幸畧綽看過此書雖謂正史而文獻無徵只能繼其年代又取中國史以實之中國人傳外夷事固多謬誤皆不卞別是可恨也假以百濟一事言之

百濟亡其地分於靺鞨渤海新羅此蓋引唐書也靺鞨渤海與百濟南北隔遠安能分有其地耶且百濟源出扶餘故中國人多混稱之南史云晉世百濟畧有遼西北史云仇台始王於帶方公孫度以女妻之之說皆扶餘事而混為百濟中史之不可信亦蓋如此矣然三國以後自有金史可據其前則尤無可徵下手甚難今草檀君以下至三國之始一篇伏上伏乞逐條批誨檀君紀備論九夷事者似不合於檀君而東方原有九種夷則當不沒其實安知檀君亦非九夷之一耶新羅即斯盧也百濟即伯濟也高句麗

分明在於漢武之前而三國史所紀年代歷歷如彼則亦不可舍自家分明之文籍而遠取恍惚難信之中國書然而專然沒之亦非史家傳疑之例此等處當何以為之耶得見古記一冊是新羅俚俗之傳而成於高麗多是靈怪之說而僧家言語過半三國遺事亦是麗僧一然所撰其書蓋撰僧家文字而亦為言及國事故或有可採者而亦多荒誕之語噫東國古來豈無一箇著述記古之士而獨此縑髡不經之書傳於後世耶意者域內瓜分干戈板蕩之餘公私文記舉皆湮沒僧家所傳能藏於名山深谷之中而

保有之矣檀君以後怪說之無據者一切刪去而讀
生民之詩中國亦有此事不可專委其皆為不然且
朱子曰後世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偽妄而并真
寶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
成亦以為非是亦以生民之詩為然也此事去取亦
難并為下教伏望司馬公通鑑考異詳記諸書去取
之意今做其書註于各條之下先草三國以上若干
條并為伏上耳前日仰稟中黃龍國下教以岳飛所
稱者當之今見盛京通志遼征渤海至今開原縣黃
龍見故改名黃龍府岳飛所稱指此而東史所稱在

而漢之際恐不然矣滄海三韓之名謹依下諭詳論
於考異中其他地名亦幾稍見頭緒只當依舊籍之
可據者而已尹丈以為前漢地志最為明白皆當從
之東國地方當從本史此說似然而其時有不通處
惟博考而取其可者耳若專從東史則成川之為卒
本義州之為國內等類皆可從之耶卒本前日俯喻
卒賓果是轉音耳盛京志物產云唐書所稱俗所貴
卒賓之馬即今奉天東南之地與高麗僅隔一江以
此觀之亦是在遼界矣新羅之金出於金櫝而金庾
信首露之後也新羅國子博士薛仁宣撰其碑云少

吳之胤與新羅同姓也據此則金攢金卵之說皆誣也他事推此皆然東人之怪說非有其事而有其名皆因其名而演為之說如姓金則做出金攢金卵之事縣名延日則做出迎烏細烏之事改稱鷄林則曰有白鷄之異姓昔則謂以鵲噪之由假托立說皆不足信此東人之狃習古今不異也昔年初入京時路過三田浦大野曰點考萬坪問其由則曰廣平大君築宮於此故村名宮此野皆其折受而作者之點考受種子者萬故謂之點考萬後考地志此野舊有鄭金院野之得名果以此也始知東人之因名做說皆

此類也豈可以此為傳信之事乎靺鞨常為羅濟之患羅記阿瑟那州地連靺鞨祇摩王亦欲起兵討之濟記曰靺鞨連我北境豈非肅慎別部或在于嶺東關北之間耶麗時女真或乘船入寇或抄畧芋陵島其如此之類耶若果越海來犯則羅人何以欲討耶此最不可知亦並下教為綱例一小紙自三國以後畧草伏上若蒙批誨庶可推明指意以及其他耳丙子東史各條謹聞命矣箕子東封事改云周封殷太師箕子於朝鮮目亦當以此意改定耳沮水頻承誨諭豈不領悟第今大同是古洌水而江之最大者也隋

唐用兵之時沮薩皆有所稱而獨不言洌水唐書平壤城南涯沮水鄴道元曰余見藩使云平壤城在沮水之陽水北曰陽則指今大同明矣箕田說曾於孟子疾書中見之今又伏承慶州田制本秦轅田之教伏幸麗祖之立書纂太過似當依綱目例書曰秦封將王建稱王廢其君弓裔裔走死未審如何乙巴素書法當表而出之而未得其可綱目書沛公得張良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今亦依此書之曰得鴨綠處士乙巴素為相國未知如何麗季事寂難得中定哀多微辭恐指此等處也如王辛之別昔年已蒙下教

果非本朝臣子所可明辨而直斥者也然而更思之恭愍王置子弟衛以亂宮闈則何憚於以異姓為後乎自古蓋有此等一種人如史記田常令年少男子出入後宮有子七十人綱目宋明帝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生子昱立為太子獨於恭愍何疑宮禁事秘非外人所可知雖或有聞亦非目擊豈可以傳聞之說指以為實然乎此事願聞先生一定之論綱目秦始皇為呂不韋之子宋主昱為李道兒之子而書曰秦王薨子政立又曰宋立子昱為太子又曰宋主殂太子昱立又曰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成安

王此等筆法其義何居伏乞更賜明教

丁丑

東史凡例大義則前已稟定而畧有所補如賢者書官而書卒若姜邯贊崔冲之類是也其有可惡者只書卒若琴儀李奎報之類是也權奸則一皆書死此等筆例大槩如是矣安市蓋馬帶方三考畧具別紙仰告伏乞賜教焉王太祖分明是篡麗人之婉順其辭者為尊諱也我既非其臣子則當從史家本例書曰泰封將王建稱王逐其君弓裔裔走死其曰泰封將者為臣之辭也其曰稱者自尊之辭也其曰逐者紀實事也其曰裔死者裔為羣盜也更乞賜教愚於

崔孤雲事竊有疑焉孤雲以羅室重臣潛託麗朝有黃葉青松之句今慶州有上書庄亦可醜也到顯宗世竟以此為功而封爵焉實有其事故也且三國遺事以麗祖答甄萱書為孤雲作此書本荒誕難信然至若如此事者則亦必有流傳而言者矣以史考之孤雲中唐僖宗甲午科時年十八則是丁丑生也麗祖答萱書在戊子孤雲至此蓋七十二歲矣或以此書不入孤雲本集為疑則黃葉青松之句亦不入于集中何也史所謂密贊祖業者是而蓋欲諱其迹而刪去之耳此等議論似涉深刻而孤雲東國之望也

以一國之望而其事如此則豈不為賢者之一大責乎若本朝之陽村葦恐當一例伏乞更賜指教王氏之出於唐是金寬毅所編是編也荒謬不可言閔漬所記亦然蓋此時異教興行誕妄成習反以俚俗無稽之說定為傳信之文誠可歎也辰義買夢事即新羅金庾信妹事旋流天下乃顯宗母事其傳會之迹亦自難掩益齋所引王氏宗族記國祖姓王氏又引聖源錄云懿祖之妻龍女平州人豆恩姑角干之女也龍女蓋其名也此說最為可信新羅姓以金庾信傳考之舛擯之言實是怪妄之甚者此等說話皆

於正文拔去別為之辨證矣東史編年綱目之外又欲收其闕漏者為補闕一書外傳中有渤海東直等傳女真日本則至于今日而詳錄之或欲為經世者一考之資耳對馬島則屬于附庸傳蓋自羅麗至于我國初待之以屬國而輿地勝覽曰舊隸鷄林太宗己亥討對馬島教書曰對馬為島本我國之地云則亦有可據者矣且其彈壓之道亦當以屬國責之庶乎後來易為說也胤兄接倭考一書實不刊之書也然而其中或有遺漏者又或有誤引者欲為補其闕畧如中國人著書有同校參校之例而亂人成

書有所不安故仰告耳

丁丑

東史之作不惟病輟今年紙甚貴當秋困於繇賦費錢甚艱尚未買置公然費了此虛閒歲月徒自憐歎朱蒙徒手來奔無立國之理濟記所云卒本王妻以女繼立者似近理從此書之未知如何溫祚雖云出自朱蒙濟記小註為夫妻庶孫優台之子以中史證之亦然又蓋婁王上魏表曰臣與句麗源出扶餘不言出句麗其姓不從麗而從扶餘則不為朱蒙之後明矣今亦欲依此書之如何或以溫祚常立東明廟疑之則蓋東明子畜溫祚溫祚亦父事而東明最著

神聖故立廟祀之此時夷風亦或然也似不可以立廟一節明其為東明子中史又云百濟立始祖仇台廟於國城西歲四祀之東史無此史闕文也其以優台為仇台者扶餘王仇台當後漢末見於中國史故聲訛而誤也并乞下示

丁丑

前日下教馬島之為屬國既無信證則不宜虛喝謹當奉命矣但勝覽云舊隸我鷄林太宗朝征馬島教書曰對馬為島本是我國之地但以阻僻為倭奴所據其諭馬島書曰對馬島隸我慶尚道之鷄林本是我國之境載在文籍昭然可知按此諸說未審遵

何書也或兵謀尚權欲為彈壓之計而發此言也然
彼人亦安知其古事也其見於東史則始見於新羅
實聖王七年此時疑已屬日本矣陳壽魏志從帶方
歷韓水行乍東乍南至對海國方可四百里土地山
險多深林如禽鹿徑無良田食海物乘船南北市糴
又南渡一海名瀚海至一大國云云此二國決是對
馬一歧二島而舊名至今不變也又北史隋遣襄世
清使倭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
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按此書都斯麻國亦疑
馬島也

戊寅

東史三國以後文字庸俗見者多言當潤色之愚謂
文雖不好而潤色之則其於辭氣抑揚之間或不無
失實之患又非後學慎重之意未知如何是役也愚
何敢率爾下手耶第先生頗有勸成之教且看諸史
皆不滿意而無人念到此故不計他日為覆瓿之物
而妄為之以原草三國以上五卷納上若經先生一
番勘定誠為大幸但恐有害于靜攝之中書頭畧以
數字示教使之意會則幸甚史論必欲於大義所關
處為之而筆力難及伏歎公嶮鎮麗史女真圍吉州
遣吳延寵救之行至公嶮鎮賊遮路掩擊云則其在

吉州之南而不為今人所謂在豆滿北者明矣不然則豆滿北公嶮在其開拓後移設而存舊名者也麗史地志云東北以先春嶺為界其地過於高句麗此言亦爽實矣句麗盛時奄有今烏喇以南則不啻先春嶺而已又麗時自吉州以北至先春嶺千餘里無一州縣之可考何哉意者立碑先春嶺是猶勒石燕然非謂其界止此也否則內地公嶮鎮亦有先春嶺與在豆滿北者同名矣麗史云尹瓘立碑公嶮鎮以為界又恭愍王五年柳仁雨等拔雙城趙小生逃入伊板嶺今廢天嶺北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收復舊地以

此言之則伊板之北本非麗地而立石之地豈非尹瓘立碑定界者乎疆理地方有國之大事而史之闕文至此可勝歎哉意者北界之拓多在元末麗季而至我太祖始定豆滿以南孔鏡等七州矣尹丈每言此等事誠沒緊要其意蓋以一身言則身心為重而外物為輕以一國言則邦內之憂為急而外事為緩也此誠然矣讀書窮理不獨身心而已且邦內之憂憂之者自多不必無其位而妄論也以古大賢言之註楚辭解參同契亦何意耶居常念之明祖鐵嶺衛事終當為後日一番說話果如下教若然則亦

不可不素講矣遼地本無鐵嶺之名而 明祖將以

我鐵嶺為衛計不遂而移設於遼地今鐵嶺縣是也

盛京志云鐵嶺古城在今治南五百里高麗界洪武

二十一年設鐵嶺衛於彼二十六年移治今地考其

紀年與村宜中奉使之時同以此觀之則中國人唯

知立衛於我地不知委折後來若以疆界為爭則當

以彼今治南五百里合蘭雙城誠如尹丈說果在烏

喇鐵嶺縣矣然趙暉附元後元移治今咸興永興而

存舊稱亦非異事若玄菟本我地而後移遼北玄菟

之名不革帶方先設北方而後設南方帶方之名猶

存安東都護初居平壤而後居遼地安東之名依舊

此其例也雖以合蘭雙城為非咸永考當時文字分

明是二府地其時上 明祖表陽村所製也其中有

曰金遼東咸州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

舊築小城二座矇矓奏請遂將和州冒稱雙城此一

段語意含糊假使趙暉以和州為雙城元人豈不知

遼東咸州有雙城而以我和州當之耶幸 明祖不

以此復詰也倭人自古以通商為業故海外諸國至

于西洋莫不往來至今日益盛財寶充物商舶輻湊

又與中國通貨江南西蜀物貨南注故中產之來我

者絕少矣或言中國道梗多不通是未可信也暇日

草一幅地圖西北記遼瀋烏喇寧古自東北海外至

全羅海之東而記日本又其外列書諸蠻又自遼海至全羅西海記中國山東江南浙江等省沿海州郡而觀之我東雖云海外偏邦實四面受敵之地也不獨西北連陸為可畏也近來海防踈濶島嶼無管誠可惜也自古中國生釁自登萊淮浙揚帆東渡不四五日而泊我地且新羅青海鎮為今康津之莞島而中國人常掠新羅人張保臯來鎮後其患不作則中國人昔者侵我西南海不獨倭人為憂也倭人乘船寇掠無處不到麗季東北道常受其害今聞東海水宗漸低倭之漁採者多出我東海若蔚陵島之類無

時不到頃年馬倭請開蔘市時亦曰爾若不許則渡爾東海採蔘于江原道及北道云此亦可慮女真濱東海又習水自昔亦以海道侵凌觀麗史可知我朝前日又以海浪島為憂非特海浪西北海中深遠諸島安知無不逞之徒耶此事一番譏察而搜驗之亦未為不可矣今中國氣衰蒙古太盛而聞業書攻文其志不小矣我使年年往來而不知某夷之為盛某酋之為強全昧日後制變之術可勝歎哉不獨今時然也 宣廟朝名臣滿朝若西厓諸公不知平義智為宗義調之子又不知平秀吉為何人而欲與之

應變此誠我人之拙處也此等奉稟誠涉不緊閑中
思慮所及并以仰告民戶多寡史家必書而麗史無
徵伏歎 己卯

東史夏間適得十餘卷紙繼前續筆今幾畢矣禍昌
事別紙仰告俗論易高不計是非而勒以為罪則又
非慎嘿之義下覽後即屏去之復賜指教幸甚李仁
任果是何如人禹玄寶之必欲殺而已者惟忤於道
傳而然耶曹敏修遷安烈皆入奸臣傳似非公筆崔
鐵城年老宿將素多智計而犯遼一節何其不自量
也其意雖云欲歸咎我 太祖而為之豈有空國動

衆以與人而不自敗者乎當此之時與恭讓之世有
異瑩位居上相身握重兵何事不可為而出此拙謀
耶是誠不可知也昌立後牧隱自請入朝意亦悲矣
然而麗末名儒蔚然并興而其於節義多不滿意牧
老德位何如而區區於死生之際陶隱亦不能明白
樹立而終亦不免冶隱最為得中而其言辛朝二字
有心口不同之嫌又勸其子仕于本 朝是何太蘊
籍耶陽村之化身改迹實斯文之羞也然而當變革
之際碎家覆宗者相望此時陽村亦不免而老父在
焉耆老之頌鷄龍之行皆出於不得已云情或可恕

耶後來陳情表歷叙其效勞之蹟必欲錄于原從勳
蓋以前朝舊臣形迹甚難欲為此而解疑謗其情誠
可憐也東閣雜記言善竹橋之變圃隱墜地起而急
走云此可走而免乎此蓋若能脫身歸府則亦有所
措置而然非畏其死也大抵當世史官皆非其人不
能據事直書以著其實而掩覆變亂恣為愛憎愈起
後人之疑此非 聖意然也麗末實錄多出于尹紹
宗之手高麗史又出於鄭道傳鄭摠其所以彰國之
惡而掩諱實事者皆欲自掩其惡也後人從而信之
反為紹宗道傳輩所弄豈不痛哉 庚辰

伏見僊說高麗毅宗之弒也當書皓弒君自立之罪
是時鄭仲夫等擅權廢立皓也特聽其穿鼻耳何敢
容其手足乎以此而歸獄於皓似為過當至若穆宗
則特一懦弱昏淫之主而無大過惡且其末年召大
良君一節可謂處置得當而康兆乘釁作亂詢也既
承命而至則其至也當先問主上之所在稟命以行
而不此之為顧乃汲汲即位逐君弒君一任兆為而
若不知也史氏却云穆宗之弒新君未之知至契丹
問罪始知之云者其果成說乎此當書云詢至而自
立廢王為讓國公尋弒之如何獻宗事分明鷄林公

纂弒之也獻宗元年熙熒邵台甫殺李資義于朝其
八月以熙為中書令百官就邸陳賀其聲威脅人若
目擊然其十月王遜位則是非熙廢而何未幾王出
居興盛宮潛邸而薨此固可疑而益齋論曰唯不得
周公於親博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
而待也觀此則熙之弒王明矣不逆詐不億不信固
聖人之訓而史家誅心之法必執迹而推知之若其
跡之難掩者其心可知矣大抵麗史只憑實錄及碑
狀等文字而無野史直筆故當時君主之事每每掩
諱若是當時諱筆臣子之義當然也若在後世則不

可因循使元亮大慙潛笑於九地之下矣伏乞并更

指教

已卯○右上
星湖先生書

有國者必疆理經界作史者必整頓地理而我東三
國之際蠻觸相爭與奪無常三國地域終無一定可
論者且以兵禍連仍隋唐之間二國覆滅雖有公私
文籍之可記而舉必付于一炬之燼不獨東人鹵莽
之致也今生于千載之下究尋於斷爛之餘何可得
也金富軾三國史於羅則稍備於麗濟則闕畧蓋勢
所不免也考之勝覽句麗之地惟平壤若干邑外其
餘郡縣舉無麗時所稱竊念關西一道為朝鮮舊地

而為句麗王畿最近之地脫畧至此况於遼瀋之地
 陷於夷羯者何從以考證耶富軾只據新羅地志不
 復博究古跡故致此後人無窮之恨耳後來三韓之
 稱終無定論至韓久菴而後始定是亦一快事也愚
 疑地名皆因舊號而漢因之者以漢書右渠侵其傍
 小邑真番臨屯之說而然也真番臨屯已為右渠前
 所稱則漢之設郡亦當因之而已至於朝鮮樂浪玄
 菟亦只當如此而已其地方所在則雖未能的知而
 竊疑真番似今興京東南廢四郡西北之間也漢書
注真番與燕相接又云玄菟本真番國此玄菟指後來
來所徙遼界之玄菟也且番遼縣亦在遼東 執事

所稱後之女真之地者似為誠然矣臨屯治東曉縣
 據勝覽江陵為東曉江陵濊國也又名滄海郡則豈
 以一府之地而同時有許多名號耶此不可知也然
 要不出嶺東之地也後來漢合臨屯於樂浪合真番
置樂浪東部都尉主嶺東七縣此嶺即漢書所稱
單單大嶺也愚以為非鐵嶺則必是大關嶺也 樂
 浪所治至於二十五縣之多古縣不如今縣之小不
 可以關西一道當之自今關西之東北咸鏡之南道
 連延至嶺東皆樂浪界也故其地與新羅相通觀於
 三國史可知矣玄菟治沃沮城蓋咸鏡南道是東沃
 沮之地故漢定四郡初置玄菟於沃沮地後因夷貊

交侵中國不能守故移之於遼界中國史所謂玄菟在遼東郡治襄平縣北二百里者是也樂浪郡後來慕容廆亦移于遼東今不知為何所而蓋其遷移無常而常存舊號以為羈縻之計耳然則當四郡之際即今兩界西北遼東之北東南開原威遠堡古北扶餘之地迤而至豆滿之外廢四郡之邊荒皆當設邑置民而屬之中國矣帶方郡今又未知為何處而漢末公孫度分樂浪郡之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羈屬倭韓諸國此時百濟據兩湖新羅據嶺南帶方之地似是今海西及京畿西北邊海之地也且以東史考

之與百濟最近可知矣北沃沮今咸鏡北道之地蓋馬大山常疑今西北兩界間高嶺接天者即雪寒嶺之餘麓今下書復以白頭山當之白頭山古名不咸此當更思而仰稟矣濊貊之地未有所考以雜出於傳記者言之北扶餘之地及今鳳凰城皆稱濊地蓋古時濊國最長而大至後來惟有嶺東之地耳貊則小國也蓋嶺西之地而疑附庸於濊者也東史所稱靺鞨尤難辨識靺鞨今女真之地則何以連年越人之國與羅濟戰乎其部落屯聚自成一團以侵掠為業若春秋之諸夷長狄之類耶三國中高句麗地

最為難知而其所稱國都尤不成說漢置樂浪於今平壤則朱蒙何以立國於成川之地而漢不之禁耶愚疑卒本別是在北扶餘之東南今兩界西北邊荒之地也後人以玄菟郡之高句麗縣為朱蒙所治高句麗之地亦為不然矣凡郡縣之制必先書郡所治之縣則高句麗當為玄菟之所治矣若後世地志所謂附郭者也若以此為其國則間於遼東玄菟兩郡之間安敢驕恣不受中國之命乎愚意則玄菟所治之高句麗皆因當初之名而後來移置後亦存其舊號所謂本高句麗國則在於本地而無變矣又東

史云其地東盡滄海南至薩水滄海今北道之海也薩水今清川江也據此亦知非今成川矣且九都金富軾謂安市而後人亦以鳳凰城當之此亦不然矣唐志鴨綠江舟行東北五百三十里而至九都則非今鳳凰城明矣毋丘儉之攻句麗渡沸流登九都則沸流亦非今成川江明矣據此諸說則句麗當初立國之地槩可見矣沮水之說古今紛然溫祚立國之初北至沮水此平山之猪灘也衛滿所渡與燕分界必不為此水也唐志平壤城南涯沮水麗史亦稱大同江為沮水此亦一名矣而箕準都今平壤則不當

以此與燕為界而衛滿亦何以渡此耶以漢書考之
涓水之源馬訛之出不同必是二水而馬訛則唐志
已以鴨綠江當之然則涓水不當謂之鴨綠誠如下
教矣故愚以為陳壽之言涓水為鴨綠而與涓字形
同故或是誤書而然也洌水之稱下教誠好矣當更
思之楊雄之言出於渠所著方言此則得聞於丈席
矣帶水丈席漢水之教誠好矣以漢水之大而史無
所言不見於中國史者何也帶方之稱以帶水而其地與齊
相近則疑今漢水而東史云漢水東北部又云涓帶
之間既云漢不容復言帶故愚以臨津江當之丈席

不以為然曰漢帶之二名猶禹貢漾漢之同源也或
其然也辨說求正于丈席還當更稟丙子

公嶮鎮終有可疑者吳延寵救吉州行至公嶮鎮賊
遮路掩擊云則其在吉州之南無疑矣以此知今所
稱會寧府公嶮鎮必是後來開拓後移鎮而存舊名
者也教中盛京志合蘭府在烏喇雙城為今鐵嶺縣
則我人之以咸興永興當之者為非此似不然合蘭
雙城果如盛京志所云而元得我二州然後移治而
存舊名亦不異矣麗史分明說雙城摠管趙暉此非
今永興乎猶玄菟帶方安東都護之移治而不廢舊

川者集卷一
名也

已卯○右與
邵南尹文書

東方之有國久矣宜有一史以倣綱目而不聞有焉
何哉編年之書有通鑑一部而全無義例檀箕雖無
事實其可置於外紀同于傳疑之例耶衛滿僭賊并
列為三朝鮮之名遵何德哉馬韓為箕氏之嫡統羅
濟之始亦為之服屬則何為以沒之耶周勤欲復舊
邦而書討趙位寵起兵討賊而不許何耶凡此之類
難以槩舉至於事實之舛謬地方之爽誤皆無所辨
後人何以徵信誰人讀東國通鑑之語雖出於姦人
為惡無忌憚之心其果為可讀之書耶三國史未及

得見以其見於他書者觀之踈漏甚矣高麗史則本
紀之多至於三十卷繁冗多矣所謂諸志亦無據以
為法者至若列傳麗氏五百年豈止此而已耶金南
當不入列傳吉冶隱徐甄漏於忠義者有何所見耶
文苑儒林隱逸卓行宜各有傳而并沒之何哉島夷
山戎南北相接歷代之事變無常其可無傳而為應
變之道耶受命設局撰成一代之史則國史所存
雖不備其不能開獻書之路而廣其聞見耶丙子
東史非敢擔當丈席有教故不量己力率爾為之諺
云本質美然後鉛粉有功本文既不滿意而其勢不

得不因此而成之假使班范下手猶無可觀况如僕
湔劣寡聞將何以發揮耶其大意則尊正統崇節義
謹筆例檀箕馬韓為正統之首而衛氏三國分註其
下又右渠大臣成已據王儉城不降死之故馬韓將
周勤起兵討百濟不克死之此諸史之削而不論者
而僕之所表出者也百濟扶餘豐稱王三年及甕山
城將死之遲受信不降皆諸史之所斥而僕所進之
者也崔孤雲位至阿僉則雖云不遇寵任亦至矣鵠
嶺青松之句為密贊祖業之功至於贈謚褒獎人臣
之義果如此乎後世惟以佞佛為誚而未嘗及此者

何也今書以崔致遠以罪去繼而論有曰楊雄皓首
窮經只得菴室大夫孤雲文章動世竟作麗朝功臣
又曰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不自重而終累輕脫此皆
史家之所未論而論之無乃不可乎麗祖之父王隆
首叛降弓裔故書云弓裔將金城太守王隆死即范
增死之例也麗祖寬仁大度有類漢高終是叛賊之
黨諸史皆云泰封諸將立王建為王今改云弓裔將
王建稱王裔走死即綱目不義而得國稱皇帝之類
也盜殺清海鎮大使張保臯者即盜殺李輔國之例
也此皆與前輩所論相反僭妄之罪固已難逭而未

知知道者以為如何悚懍以俟耳

戊寅○右與
李貞山書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經書疑義

條例不多
諸經合附

道體神用道者體也神即其妙用也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之字有力帶神字而言下文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張子釋之曰一故神而在故不測言神本一而
在陰在陽其用不測故曰神無方
交易變易易者交易變易之名故曰生生之謂易生
生即交變之義也然則易字已帶動意與陰陽不測
之謂神字義相貫

无咎繫辭曰无咎善補過者也此為易中諸卦爻之通例也節三爻云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其義若曰三以陰居陽有躁動不節之象能戒之而嗟若則為无咎也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其義若曰不節而能嗟則誰能咎之乎與同人初爻之義不異而傳義皆於此以無所歸咎為解與他例不同可疑

夏易連山首艮人生寅之義殷易歸藏首坤地闢丑之義周用天統故周易首乾文王序卦已有建子之意

古人尚聲律故其發言著書自合音律如周易乾之

田乾淵天坤之霜方章囊裳黃之類是也又如否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同人之升于高陵三歲不興剥之君子得輿小人剥廬此類甚多下至史傳雜記諺俗所稱皆是韻語

觀盥而不薦敬之至也幣之未將者歟

睽三以柔居陽未免有躁動之心且居說體易於從人者也故二四二陽誘脅而幾不免為失節之人幸而上九之剛有離明之德故能不失其正應

睽上九見豕負塗指四爻坎體載鬼一車指二爻兌體坎為豕而兌為巫也先張之弧離為戈兵且離體

中虛圓滿有張弧象上九自言也後說之弧上九初疑六三為二陽之誘魯末乃釋疑而親之以其有明體也往遇雨上下體互成坎也

兌為巫有交接鬼神之象困五隨六升二升四大有三是也

坎為隱伏是北方幽隱有鬼神之象困二既濟五是也

艮為山為門闕有宮廟祭祀之象萃二益二是也

坎為水飲食由水而成故易中言飲食多坎若需五困二漸二未濟六是也又有坎四家人二是也

剛中而應五有自內而應外者師臨升彖指九二之應六五也有自外而應內者无妄萃彖指九五之應六二也柔道主靜剛道主動故是剛者動而應乎柔也

剛柔皆應二恒是長男長女之卦未濟是中男中女之卦男女相感之道固無彼此之分故曰皆應咸彖亦曰柔上而剛下二氣咸應以相與此為少男少女之卦故亦如此

易言剛柔皆以爻言指陰陽卦者非也說卦發揮於剛柔而爻生

來氏易變術家互卦之名為中文中文之名出於繫辭總論六爻而居中四爻觀玩之義為多非謂析此中文合成上下體而成卦也其意不是

際字是交際之際即接字之意也解初剛柔之際指初二二爻也坎四剛柔際也指四五二爻也來氏謂二與四應非也泰三亦曰天地際也言三四爻是上坤下乾相接者也

爻者陰陽之交也龜山說故其為字兩畫交互而成

繫辭曰卑高以陳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以此推之曰陰陽者陽以陰為根

也又繫辭曰失得者雖得而以失為戒莫非戒人之辭也大學曰事有終始事貴有終亦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

啓蒙明著策分而為二章朱子全以一變釋之為圖如左

掛一一歲 掛左二歲 掛右四歲 掛左三歲一閏 掛右五歲再閏故復掛復

掛一一歲 掛左 掛右復掛 復掛一 掛左 掛右 成一

爻凡三變初一變除掛一 後二變用掛一

或有以初一變為掛而後二變不掛者以分二為一歲揲左揲右為二歲拗左拗右三歲一閏成一變為

圖如左

掛一除而不分二歲兩揲兩揲三歲一閏分二兩揲

四歲分二兩揲五歲再閏後又復掛三變成一文

一文有六次過揲六十朔之象也揲象四時故通言五歲月數六次歸奇六十日之象也奇揲象日

故以象二閏此五歲再閏之象也右說似好然而

左手象天右手象地皆用揲之數則掛一亦以

象人當與天地并為三才而用矣此三變皆有分

二象兩之法則或說之再變以後不掛者是只有

天地而無人矣亦不可謂得之

經無掛一用不用之文而朱子以初變除掛一之數

再變三變通用掛一之數其或用或不用似無法象

乾之策章繼於分而為二章下其所論二篇之策通

用六爻策數也然則十八變者當如朱子一文三變

之說而六爻為十八變矣或者疑於八卦小成之文

以一文有六變三變各有揲三文為十八變而為三畫卦

以應八卦之文却恐意短

四營來氏曰營求也四營以四求之也如老陽九以

四求之為三十六之類是也與朱子四度經營之說

有異而來說文義短淺或云四營或以四象看如何

然則四象見於三變之後亦不如朱子之說也

按再扞而後掛而後二字有更端起後之意今若三變皆掛則二字為衍文右或說

象兩象三象四時之說似有湊合之意非自然之道其必依之曆術者何也

考變占四爻五爻俱變則占不變爻辭此與用九用六不用七八之義不同為可疑也用九六不用七八乃易中大義朱子豈不慮此耶是必有其說而當時及門之士恨不問卞

邵子只以加倍推去故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所謂十六三十二云者只是虛影而無所名似不若八卦以重之

為六十四之簡也

古人制字皆有義于午二字之一畫中豎者為陰陽起止之方也卯酉二字雙畫直豎者為陰陽之中也水火二字亦象坎離卦體此類甚多右易

宗彛宗廟祭器之彛尊也蔡傳宗彛虎雖取其孝也言虎有父子之親雖馱名鄭註周禮雖禹屬言猴類也雖一作狄音又或作獼爾雅雖仰鼻而長尾郭註云雖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為物捷健李時珍曰雖今南州所稱果然也喜羣行老者前少者后

食相讓居相愛生相聚死相赴柳子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古者畫雉為宗彞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治水次序禹貢叙治水當先冀次豫以及于遠而其次序不然洪景廬曰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楊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彞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洪氏錄之隨筆以為異聞按禹之治水固當因水勢而順導之耳五

行相生之說恐涉傳會洪水之患河為大禹之用功於河為多以後世言之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境是以冀兗青徐次第皆平楊荆則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楊為尤下亦不得不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華穀函以東至于鞏連山以為限河既導則伊洛不勞而入梁雍諸水不甚用功所以獨後此金仁山說也其言正而理順矣

泰誓上曷敢有越厥志此當云不敢違越天之志而註云我何敢過用其心志乎然則其志二字不指天而指我矣似不應天祐下民句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蔡傳以為百姓畏紂之狀而申時行講義會編以上句為畏商之事下句為百姓聞周之伐商皆歡欣感戴稽首至地以迎王師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此本仁山說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道者人所共由者也言天有至顯所當行之道而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彰矣厥類以下文五常考之當如此通鑑前篇仁山說恐非

彛倫只訓常理也不可以五倫言之五行天道之常理也五常人事之常理也他做此庚午春余在沁

殿時林經歷象鼎問洪範言彛倫攸叙而九疇無五倫甚可疑也余答以常理之義本註可考五倫當入于八政中司徒之教不必別言之也林始悟其然

洪範多是韻語右書

維鳩居之星湖先生嘗言古字多通用如詩君子好逌之逌公侯好仇之仇皆以配匹之義釋之鵲巢章維鳩居之之鳩亦當以逌仇之例讀之鵲之為物有定偶以喻下文之子于歸之句甚協余初聞而不敢為然後見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又見說文於逌字引虞書曰方逌孱功又曰怨匹

曰速然則以鳩儔為速辱以耦為匹以仇為速與今
行經文不同傳寫多舛固其宜也以鳩為速而速是
配匹之義則鳩字通用亦然矣

日居月諸邶風柏舟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註居諸
語辭諸之為語辭諸書多然而居之為語辭則未之
聞也字書鷓鴣鳥也蟾蟾也抱朴子曰蟾蟾壽三千
歲者頭有角領下丹書八字戰國策月魄象蟾兔故
世謂月彩為蟾光自古謂日中有金鳥月中有玉蟾
然則所謂居諸即鷓鴣之省也詩多取物為况故取
其義而言之也

考槃考成也槃器名賢者窮處澗谷以考槃為業而
其心寬裕不迫無憾憾之意遯世而無憫者也雖離
羣索居而心在朝廷憂愛之忱不能忘也邁軸病名
文選王融曲水詩序邁軸之疾已消是也邁饑意腹
不飽也軸蹙通頓蹙之意心不安也雖饑困逼身而
不為過越之事者懼踰分而招尤也雖憂慮薰心而
不以輕告人者恐徒言而速禍也失位在下未嘗無
憂世之心安分慎默超然於物外此其所以為賢也
于貉函風七月之四章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
公子裘集傳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

也貉自為一物而與狐狸別則訓以狐狸可疑按周禮肆師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註貉師祭也此言于貉謂往而貉祭因獵而取狐狸為表也

靈臺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朱子曰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又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按周禮十輝察日傍之氣後世京房翼奉等皆以蒙氣風雲定其休祥蓋日月薄蝕五星凌犯彗孛飛流之類萬國皆見不知何國受禍而至若雨暘風雲雷雹物怪之類皆在邦域之內最近於人專由於時政之得失故古人必於此而察之且望

氣之術必登高遠望故築臺所以遠望也望其氣而占休否預知其吉凶故曰靈臺恐非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之意也或曰靈善也且詩曰經始靈臺則靈臺之名已定於經始之前也

右詩

古人皆以行為重曾子傳習在忠信之後孔子學文居孝悌之下子夏又以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與曾子同而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此子夏之所以不及曾子也

饒氏曰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

此意

朋友以義合者也故必以信而後義有所行

輕乎外者不能堅乎內制於外者所以養其中

三歸十三經註婦人謂嫁曰歸三歸娶三姓女也此

義短淺而涉于傳會劉向說苑以三歸為臺名明儒

孔貞運曰歸字籌法歸除之歸言用三歸之法以作

臺言其高也此言仲之奢則三歸之臺其為高大可

知孔說可備一說按歸字有歸嚮之意說苑所謂內

政委焉外事斷焉而民歸之仲無乃取此意名其臺

而誇矜之歟此等文義關係非大闕之無害

公冶長首章疾書曰若但曰非其罪則或不無居亂
世危言行而妄觸刑辟者矣若但曰免刑戮則或不
無脂葦巧免而失身喪節者矣合而觀之聖人之旨
可見

左丘明耻之作左傳之人也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則非姓左氏也乃左丘也先儒以公羊穀梁之

例謂不稱左丘而稱左傳乃以為左氏然則史記不

言司馬史而曰馬史何也亦猶是也

集註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

子見南子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而子路不悅則

夫子只合曰是禮也三字足矣何必強辨如是不覺

川者集卷十一
辭語之過度乎心常疑之後見二程全書朱公揆拾
遺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
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
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按以程子意推之矢訓
當為陳字義此意甚好而集註不取何也以集註觀
之似欠聖人言語氣象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以古人所作而言信以我心
所信而言信其有此理而好之也我所欲言古人已
先言之縱有所作不出古人範圍在我惟信而好之
而已孔子以生知之聖何所不知而述古人之作信

古人之言則所謂古人即伏羲以後羣聖人也後世
學者多有師心立說自作門戶程朱後世之聖人也
雖有一二箋註間差誤之處豈可以是掩其大體耶
必欲自立已說而詆訛之不己此有明以後諸儒之
無忌憚也後學之所當警念處

賓不顧退溪曰凡人有未慚事則多顧按此義亦未
瑩允人相別有顧戀之意則亦多顧不獨未慚然也
蓋禮賓退就館則君猶佇立以待賓之顧若賓顧而
主人已入則欠于敬故也故復命曰賓不顧矣蓋以
紓君之敬也

擊磬章末之難諺解難立可也。此則亦無所難矣。是以解如此。按更有一義。果哉言荷蕢者之果於忘世。末之難。孔子言無果忘之心。難矣。其辭氣婉順不發露矣。若然則其吐當云果哉。末之一難矣。可也。

衛靈公首章病莫能興。明儒孔貞運以為病斯道之不能興。起為言。按言從者則是僕隸之流。豈知道不行為病乎。是必飢而病也。

太師摯章上言齊人歸女樂。而君臣耽樂。則正樂難行。而曠職無所用矣。此樂官之所以散而之四方也。

按論語二十篇末二篇記門人之言及道統之傳。則此篇實為末篇也。已上十七篇記聖人之言行備矣。道不可行而止。則其勢隱而已。故此篇歷舉隱逸之士。其意悲矣。朱子編宋名臣言行錄。前後集篇末皆錄處士。亦此意也。古人編書次序皆有意義。

子夏門人章譬諸草木。言草有草之性。木有木之性。區別而用之。各異以喻學之淺深。不同其教之之術。各有其宜。愚讀此章。每慨然于學者分門詆排之弊。以此章見之。則子夏之教人。必循序漸進。下學而上。達子游之教人。必多躡等。想其時兩門人必相詆排。

矣後世學者莫不皆然詆排不已至於忿爭忿爭不已至於相害吁可畏也

聖人教人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觀此數條聖人教人之術槩可知矣然而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聖人雖道大德宏知周萬物而不為無益之空言以衒人可知矣是以其答人之問答其所問而未嘗敷演以究其竟以待其自推而求之耳試舉數條言之孟武伯問孝子曰無違恐

武伯不知無違之義故語其餘義於樊遲使武伯知其義又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有儉禮之問而答曰焉得儉不知禮若使或更問器小之義則夫子必有所答矣且如子路仕衛而夫子未嘗戒之蓋當時有以先公所命宗社為重之議而子路未之問子亦不言及其後日正名之答子路又不能問其義故夫子不能索言而亦不敢輕言其義也以是觀之聖人之言必待其有問而答弟子之問必以其知有所不透行有所不及而問及其承聞以後知有漸透行有漸進至于成德則其答其問皆歸實用不如後世師弟之

徒問徒答以衒其能而終歸空言也
梁惠王上首章註天子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此恐欠考疾書辨之當矣封疆之制出於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出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也同十為封長百里廣千里開方則方三百三十餘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采地也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此天子邦畿千里出車萬乘漢書食貨志及朱子井田說其說較然明白而集註泛然看以十分取一之意而有此誤也

王立於沼上章靈臺小註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故謂靈臺按靈臺是望氛稷察災祥以為占驗之所故謂之靈小註說恐未必然或曰靈善也詳詩義
寡人之於國章 請以戰喻喻比也字從口有言字意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即下章註厚歛以養禽獸之意也漢書食貨志檢作歛言穀賤而不知歛藏之也 集註程子曰孔子之時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天下不復知有周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小註朱子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易

地則皆然也二先生斷然立說不以為疑愚常聽瑩切欲求正何者君譬之天理也臣譬之人欲也人欲雖肆一分之天理未泯則當因其未泯者而接續之諸侯雖橫一日之天子猶存則當因其猶存者而匡扶之奈何因天下陷溺之見逐波而同之乎又古人以君喻父以臣喻子父雖愚駮子不可以遽逐而代其家也孟子之時周室雖卑而猶有共主之名故齊威王以獨朝得賢稱司馬錯以伐周為惡名雖勢窮力迫不能自振而天下之人猶以天子目之目之以天子則是天下之君也有天下之君而諸侯更有欲

行天子之事者則是篡逆也安有篡逆之事而孟子勸之行哉况周室之弱特因諸侯之強凌非有桀紂之暴也無一夫可誅之罪而徒然棄之遽行天子之事則是桓文之罪人也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而反為桓文所不行之事乎所謂王道者非謂天子獨行之也即先王治天下之道也其道不過農桑教養等事文王之治岐是也文王亦曷嘗有行是政而利天下之心乎王者之政固自如此而以天下居二之勢服事殷紂此其所以為盛德也鄉曲自好之士入孝出弟務農節畜行成于家而名彰州里是一家之

川者集卷十一
十六
王政行也推此一人之為而天下人行之則是天下
之王政行也今若責此人以僭行王政云則其可乎
哉不可也孟子之勸行王政不過如此而其曰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即王
政之效也與不尊周之義自不相管或疑七篇之中
無尊周之義則此亦有其說矣先儒曰知時識勢學
易之大方又曰孟子善用易孟子之不言尊周識時
勢也當此之時周室之大不過一小縣而寄名於鞏
洛河南之間雖謂天下之共主而其心之無也久矣
使孟子卒然對齊梁之君曰周室可興也天子可復

也云爾則其不可成也必矣聖人為事必有其漸故
先以王政言之若使二君者委政孟子王道得成則
興周室復天子是必教行政立後第一件事而亦若
西伯事殷之為耳豈可以擁臨淄之眾據大梁之勢
移周鼎朝周君而後為王政乎然而運去難回勢窮
難反而天與民歸沛然若江河之難禦則亦當聽受
而已聖人亦何容私心焉哉朱子學孟子者也今曰
孟子不尊周云而綱目大書周年則是尊周之義也
生乎千載之下而脩千載上之史不忍不尊周則孟
子當周室猶存之時豈忍遽無尊周之心乎天下無

是之義而聖賢所為無不是之事矣若曰孟子不尊周則是不尊周為是而不尊周為是則是因與列國等與列國等則當分註周年如列國之例又何大書之有朱子之自處如是而謂孟子則如彼可疑也已晉國莫強章彼奪其民時一節依諺解吐則為假設之辭依疾書吐則為見行之政以時君所行言之則疾書吐似為緊切而孟子在此國論他國之政則假設之意較重且朱子分下彼字別為一節亦似依諺解為當

穀觥章

後世無傳若言其事無傳則當云傳喜이

若言人無傳者則當云傳喜이而義俱是然而以事言之近精今諺解以人言穀觥若無罪而就死地釋義穀觥이만하에無罪호거시退溪非之云當云穀觥이러든시按或云穀觥이罪하合가든거시死地에나아갈이不忍호다諸說恐未安似當以若為句而作語辭讀如易夕惕若節嗟若之若粟谷及疾書亦皆如此明儒孔貞運以穀觥為句曰吾不忍其穀觥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更詳之斯心指刑妻友兄弟之心樂歲終身飽言一年之事而曰終身似是文字之誤

是之義而聖賢所為無不是之事矣若曰孟子不尊周則是不尊周為是而不尊周為是則是因與列國等與列國等則當分註周年如列國之例又何大書之有朱子之自處如是而謂孟子則如彼可疑也已晉國莫強章 彼奪其民時一節依諺解吐則為假設之辭依疾書吐則為見行之政以時君所行言之則疾書吐似為緊切而孟子在此國論他國之政則假設之意較重且朱子分下彼字別為一節亦似依諺解為當

穀觥章 後世無傳若言其事無傳則當云傳喜이

若言人無傳者則當云傳喜이 兩義俱是然而以事言之近精今諺解以人言 穀觥若無罪而就死地釋義穀觥이 만히에無罪호거시退溪非之云當云穀觥이러든시按或云穀觥이罪합가호거시死地이니아고이不忍호다諸說恐未安似當以若為句而作語辭讀如易夕惕若節嗟若之若粟谷及疾書亦皆如此明儒孔貞運以穀觥為句曰吾不忍其穀觥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更詳之 斯心指刑妻友兄弟之心 樂歲終身飽言一年之事而曰終身似是文字之誤

梁惠王下首章 樂樂二字上如字下字音洛依諺
 解讀似好如皆音為洛則與古樂今樂鼓樂字不應
 添入田獵一節是必因當日王之所好者而兼舉之
 也似不必以此節疑樂樂之盡音為洛也四章王言
 雪宮之樂而孟子推言巡狩之義以明與民同樂之
 義此因論樂而推說田獵似非別意星湖疾書樂樂
 二字皆音為洛
 交鄰國章 以大事小註字小之字義蓋有疑或者
 云大國無朝幣臣事之理葛伯稱伯則是諸侯之伯
 爵者其國亦不小矣湯之始固事之昆夷強盛文王
 之始亦事之矣後來湯文王國勢雖大而猶不失始

事之心而事之猶前也其說似然攷之傳記仁山金
 氏曰湯居亳亳今應天府之穀熟縣葛今應天府寧
 陵縣穀熟去寧陵八十里據此則孟子所謂湯居亳
 與葛為鄰者信矣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湯文王始起之時地不過七十里百里則其服事宜
 矣然而後來強大而猶事之蓋仁者寬弘能容人不
 以大小強弱之異勢而有所計較之意此所以樂天
 也 畏天之威此只舉畏天保國之事而樂天之義
 可以類推

見孟子於雪宮章 沼上雪宮之稱賢者皆指孟子

而言也孟子之對則不以己自當而泛推與民同樂之意首節正文無與賢者共樂之意而集註云云未知何據豈非以王與孟子同游故而言之乎今也一節疾書亦作夏諺讀而從流下一節為晏子訓釋之辭其義甚精集註以今也一節為景公時故諸侯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惟君所行此言為諸侯度為諸侯憂皆在為君者之所行也君字泛稱為君之道非指景公而言也先王之法為可則今世之弊為可戒豈可渾舉善惡而請其君擇行耶諺解行字也則字似當曰行字也則字也字徵招角招

韶樂在齊論語在齊聞韶是也

為巨室章 萬鎰量名古人常以金稱之未嘗以玉言之則萬鎰謂直萬鎰之玉也 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教字即使字意也與上使玉人之使字相應言治玉則必付之玉工而治國家則不任賢者何以反異于使玉人雕琢玉哉今諺解吐雕琢玉哉以丑退溪釋義曰人言教字玉字琢字喜字에 다라以以丑言不任玉人之所學而以己意教之以為比也按如退溪說則以教字作教誨之意與上文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之語相襯然而諺解吐所釋文義似順

齊人伐燕取之章 雲霓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言民之望湯之來若雲之下雨恐湯之不來若霓之止雨也 自湯一征^止奚為後我是書文民望之以下則孟子所解也今諺解吐似誤矣

魯平公將出章 行或使之指樂正子止或尼之指臧倉此或備一說耶

公孫丑上當路於齊章 何曾比子於是集註曾之言則也或曰曾乃也 何可當也余讀孟子以此節未有猶字故以文王言何可當也引^上為吐而釋之曰孟子以文王為不可當何也殷之風教漸染如是

難變文王猶以方百里起是文王之所為實難非他人所及也故是以難也吐亦以難也^上引^上為吐及見金沙溪說遂以為信矣後見疾書云是以難也應上猶未洽於天下之問又見退溪釋義曰文王言^上引^上可引當^上引^上此說誤當云文王言^上引^上可引當^上引^上按此言文王不能當殷也集註當猶敵也其義曉然且以王者之不作下集註觀之云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觀此則文王之不能當殷而王業之難可知矣當從退溪疾書說

及今諺解無疑更見孔貞運曰文王盛德何可當也
一句吐少異如愚前說 行仁政引吐而王豈莫之
能禦也 置郵註置驛也郵駟也是一名而二訓也
似涉重疊且以置字為驛名自漢始春秋無有也今
以置訓設似好而與傳命二字語勢相同

浩然章 四十已不動心語類我從四十已不動心
又云孟子遊梁時已老蓋至是則已過四十疾書從
之良是 吾不惴焉退溪曰惴치亦이非
當云惴지吳지亦이外按退溪先生之非上說固然
矣其云惴지之解亦有合商量者何也惴지惴지皆

主人而言不與已相干以下文言之則自反而縮雖
千萬之衆吾亦往而敵之此以主已而言以此例之
則自反而不縮雖葛寬博之賤吾豈得不惴焉然則
其解當云吾不惴焉外疾書吐亦然矣退溪之解蓋
出於集註惴恐懼之也下一之字便有主人之意故
解之如是矣小註饒氏註亦主已而言 至大至剛
此集註以為氣之體段而小註輔氏指大為體指剛
為用又曰不言用語恐疎漏不分曉 無是餒也是
指氣也集註及朱子大全答呂子約書其義曉然而
小註饒氏以是字屬道義曰無這道義氣便軟弱恐

誤下節饒氏又曰無是餒也是無是氣則道義餒按
餒字當屬其氣不當屬道義言無是浩氣則因循委
靡雖道義之所當為而氣不能助便索然餒矣 必
有事焉小註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
集義之火法此以道家鍊丹之法以况吾儒養氣之
說夫鍊丹者以人身為鼎器精氣為藥材六十卦為
火候朔始屯蒙晦終既未濟為抽添之火法焉猶養
氣者以身心為氣宇義直為元材三件事為節次而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為涵養之節度焉是故龍從
火出虎向水生而抽添火法得文武之宜則精氣交

蒸凝成神丹矣事皆合宜心無私曲而涵養節度無
忘助之害則義直夾持生出浩然之氣矣 以予觀
於夫子子宰我之名古人自稱必稱名今諺解訓我
非

尊賢使能章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廛字市宅也
廛無夫里之布此廛字受田百畝漢書楊雄傳有田
一廛晉灼曰百畝謂有宅一廛則其田百畝許行所
謂願受一廛是也

夷惠章 不屑屑猶書多方篇屑播天命之屑屑輕
也字彙曰凡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屑屑此訓明白

公孫丑下 首章註孤虛術家甲子旬戌亥空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申酉空申酉為孤寅卯為虛餘做此用兵背孤向虛今小註饒氏說有異當攷陳臻章 貨取集註取致也按取與上不受字相應似是自取之語註意取字屬王看

孟子為卿於齊章 為卿客卿也戰國時以外國人來仕者設為客卿之官以禮待之

沈同以其私章 觀此章聖人之不輕言語可以想見矣孟子只答其所問而不更推說不可伐之意故齊人誤認以孟子勸伐齊也論語孟武伯問孝子曰

無違又無所問故孔子更不答而他日言于樊遲以達其意則聖人之於言語無一毫剩語推演張皇亦可見矣

致為臣而歸章 得侍同朝甚喜今諺吐得侍言也言同朝甚喜則以此同朝指王之羣臣而言也以小註陳氏說觀之其吐當如是矣孔氏琢玉云得侍孟子于同朝之上不勝其國有君子之喜此吐當云得侍同朝言也言甚喜此同朝指王身而言也

克虞路問章 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疾書謂自武王已卯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乃八百九年也

按據此則恐不可以八百謂七百餘也帝王紀年自共和庚申始有可據前于此不見于史記矣邵子經世書推演曆筭以堯元為甲辰而歷代帝王之紀年始定後來因宗其說武王元年己卯即邵法也曆筭上考往古下驗將來雖有預定日至之術而至若國祚之長短即位之久近何可推測而知之也堯元甲辰未知有何明據也竹書紀年自武王己卯至赧王丁未為七百四十九歲律曆志周歷年亦不過七百餘年與邵說不同

滕文公上經界章 徹者徹也周法國中用貢法野

用助法通用夏商之制故曰徹也 穀祿不平穀民之所輸祿君子所食

許行章 一廛廛非市宅乃耕民之居便是五畝之宅 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字屬上句讀則以陶冶의舍을 들이다工宮中の셔取야用치아니고舍字屬下句讀則集註訓止其解當云宮中の取야用할만아니고故曰止 勞力者治於人四句古語也今諺解吐為是而沙溪誤見集註以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並作古語看然則與集註所謂四句之節不合於文理甚

短促 巨屨小屨同價上云屨大小同則價相若言
大屨無論精粗其大同則價是一般小屨無論精粗
其小同則價是一般而此云大屨小屨同價與上文
不應蓋孟子之言以為汝不論精粗惟以長短輕重
大小同則價是一般然則人皆不為精而為粗矣許
行相屨織席為業假以屨喻則精屨粗屨之同價是
何異於巨屨小屨之同價而人豈肯為大者哉 决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湖曰有省文也猶言郊社
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儀禮言丈夫髻亦同此文法也
惟堯則之註則法也則字訓與論語不同論語註

則準也 周公方且膺之闕宮為魯頌而魯周公之
後故孟子不詳考其世代而曰周公也集註亦斷章
取義也以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有何斷章
取義之義耶未詳下好辯章亦為周公之詩殆未可
知也

墨者夷之章 夷子不來或曰我且往見立引
引夷子一不來引引若以孟子使夷子不必來云
爾則當云勿來或曰不必來退溪亦曰今作不來是
孟子絕之以我且往見於是夷子不敢來耳往見立
引引立引引不來立引引孔氏註以不必來為解與

今諺解同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歸歸其家也反註
覆也謂自家而復往取藁裡運土而掩之也退溪說
歸歸屍處也以歸其家反屍處之解為非更詳之更
按蓋覆也與謨蓋都君之蓋同始見而不忍蓋之而
歸家取器而反掩之也

滕文公下公孫衍張儀章 往送之門戒之上文并
舉男女說禮之辭也未只舉女子以喻儀衍妾婦之
道所以單說女子事

宋小國也章 于湯有光註似不及蔡傳及金仁山
之說按于湯有光言受罪貫盈流毒四海成湯在天

之靈亦必殺之今我代天而討罪則于湯之德亦有
光矣

好辯章 率馱食人楊墨以禽馱之教蠹害人心也

離婁上首章 故曰章內故曰皆孟子言故集註不
言為古語而今諺吐作_レ卧_レ立_レ卧當曰_レ立_レ卧

天下有道章 仁不可為衆言商之子孫雖衆文王
之仁天必命之雖有十萬之衆難乎其為衆也故集
註不可為衆猶難為兄難為弟

伯夷辟紂章 聞文王作興曰集註作興皆起也今
諺解以為句是而沙溪以作為句與屬下文讀今見

明孔氏解亦然曰聞文王起為西伯于是奮然興曰云云以作屬文王以興屬伯夷似分析太過

不虞之譽章 不虞之譽集註虞度也虞有二義自料才德未修未足致譽是已之所不虞也人亦不度他才德之如何而妄譽是人之不虞也 求全之毀言自修完備無少欠缺而反致毀也

不孝有三章 不告而娶此章之義專所未曉聖人倫之至而為萬世標準者也立言垂訓莫非後人之所取法也舜遭人倫之變不得於父而為天下之窮人負罪引慝號泣旻天以是情言之當此之時豈

有室家之念乃不告而私自娶乎匡章之出妻屏子不為孟子之所棄而舜之不告而娶又為孟子之所取者何也若以無後為罪而娶則樓東家之女亦在所不棄矣枉尺直尋君子所不為而舜為之乎婚姻之禮必告鄉黨僚友雖以瞽叟為父而安有不告之理告之而瞽叟不使娶焉則是從父命而已豈可汲汲於無後之為慮而娶之乎假使已雖不娶有象在娶妻生子獨不能繼父後乎假使此時瞽叟雖有殺舜之心天子既登而庸之矣將妻之以女矣聲威氣勢之如何而瞽叟敢肆其惡而堯亦何所畏憚而潛

為之納婿乎此等事皆所未曉若以堯典觀之則釐降二女在不格姦之後不必如是難處矣恐是此齊東野說之流行者而孟子引之耶否則或後人之偽說歟借易記疑以待博雅之正論

離婁下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言臨財有似可以取者及再思之實無可取之義下同

逢蒙學射章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引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引公明儀以前篇言之是古人也今諺吐有若與孟子同時而相問答者誤

禹稷章 由己註由與猶同然如字讀亦無妨言其

溺其飢由己之不盡其誠而然也

匡章章 匡章稱章子未詳

萬章上首章 怨慕集註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蓋怨是心中自有一段歉然戚戚不容己之至情與下節解憂之憂字相應萬章未喻怨字之意以怨親言 愬註無愁貌猶俗言咕咕引引不以為意也與告子篇小弁章談笑而道之意同 共為子職共音恭恭引子職音又音供以供為子之職兩意皆通 於我何哉註自責不知已有何罪此怨已之意也或云與論語於我何有之義同然則是怨親

而以恭為子職有自足之心非集註之意又非孝子自歎之心而舜為之耶蓋此句之意我竭力耕田恭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必以我有未盡之事而然也未知我有何事有以致此耶欲求其故而不可知也 二女李諮議東以一女為媵是 小艾何士信小學註艾如夜未艾之艾言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小艾也然則首二句為一事而與集註每句為一事不同文勢似不然

娶妻如之何章 不得娶不得妻孝子之心惟在養志而不敢有所違怫當時瞽叟雖畏堯而從之中心

不悅則舜其安乎此舜之所以初不以告而堯之不告亦所以體舜之心也然不告而娶已見離婁下篇又見於此則似是實有之事而終是可疑見上 臣庶註百官也孔氏云即宮中臣庶非百官也按百官如云百執事之類非如今朝廷百官也 註詩齊國風李諮議東曰九引衛風豳風邶風等處皆無國字惟此章及盡心不素餐兮章有國字此似是文字未盡刪減者耶

象日以殺舜章 殺三苗書云竄三苗此云殺書蔡蔡叔之蔡與禹貢二百里蔡之蔡同意蔡放也本作

繫字此殺字疑是繫字之省畫也

盛德之士章 永言孝思公孫丑上篇永言配命註
言念也諺解以既孝又思釋之恐非言長念孝思而
不忘也

或謂孔子章 子路以告子路嘗以夫子之見南子
為非則豈必以彌子之言先容于孔子乎蓋聞彌子
之言憤嬖倖之專權而以告之也

萬章下首章 遲遲吾行也孔氏曰因子路有趣行
故遲遲據此則其吐當云遲遲言吐吾一行也吐言
引子路事當考

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此十
四字孟子疾書恐脫簡在滕文公下篇彭更問章不
以為泰之上 孔氏曰不待教而誅之法殷受于夏
周受于殷犯此則殺不待費辭細鞫其法至今為光
烈明顯則禦得之貨如之何受之
告子上魚我所欲章 鄉為身死沙溪以死為句是
兼所愛章 狼疾以集註之意觀之狼性多疑善顧
以伺察非常有疾則不能為以喻人養其一指之輕
而忽於其重者無善顧之明也或云狼善顧而疾走
則不能顧喻人急於目前不及于後慮也

告子下曹交章 一匹雛匹音木諺解作如字非
奚有於是是字指形體集註以此章謂曹交事長之
禮不至求道之心不篤故孟子不容其受業亦不屑
之教誨也今據孔氏之解曰交蓋一時有志者故引
文王湯有欣慕聖人悔咎自家意思故孟子明言而
勉之所謂歸求有餘師者此正點他為堯舜之精處
此或可備一說耶

小弁章 不可磯水微激于石而遽怒子微激于母
而遽怒故曰不可磯石比母子比水退溪釋義曰可
磯刈吳홍이以蓋激者磯而怒者水過者親而怒

者子以磯微激而水遽怒比親小過而子輒怒豈不
明甚乎磯指母也水指子也

淳于髡章 從而祭謂從此以後有郊祭之事非謂
孔子往從而與祭也

五霸章 入其疆二吐皆作吐似宜 在位則有讓
言吐諺解蒙上有慶吐為吐非一不朝以下別為
迷職之事與上文不屬

白圭章 五穀不生黍為五穀之一則吐當為吐
今諺解作吐非

君子不亮章 亮集註信與諒同明儒徐自溟曰亮

是明亮執是執守見之未明如何持之能固擇而未精如何守之能一此可備一說

舜發於畎畝章 徵於色發於聲集註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此言人之禮貌之衰見於色呵責之意發于聲皆主人而言小註朱子曰徵色發聲其過形於外此主已而言與集註不同

盡心上自范之齋章 大哉居乎養本乎居故單言居

道則高矣章 引而不發以躍如也中道而立以考之集註吐當如是而諍解吐不發亦如

也言非而立以也此本出退溪釋義而似誤今從疾書吐 躍如也猶俗云吐舌吐舌以猶分明易見也

盡心下我善為陳章 若崩厥角稽首崩是角垂向下之意言民之叩首如獸角之觸地也疾書云漢書諸侯王喪厥角稽首文選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海昌厥角受化註以額叩地也然則若崩亦別為一句其靡然歸化如山岳之崩也此與集註異而可備一說

貉稽章 引詩云云疾書云家語孔子誅少正卯曰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按
緜之一章註已為文王時事矣且孟子曰文王事昆
夷則不殄厥愠奚獨太王為然鄭氏箋亦以此句作
文王事

布縷之征章 集註兩稅三限兩稅宋制依唐有夏
秋兩稅欲寬民力不於一年盡納三限又令納稅之
際不於一時督納定為三限也

館於上宮章 往者不追言不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今諺解以人之往者不追之意釋之非也 右孟子
南文幼張曰中庸二十五章云誠者己自成也五而

道己自道也末章句分誠道而雙言之然下文却言
誠而不言道以吾所見道即誠之道也上文吐釋當
云誠者己自成也而道己自道也末然後以下文
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所云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
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者註于上文
下則意自明而似不必分而二之也余乍聞之深以
為喜後更思之却有不然者蓋誠是實理不待人為
而自成者天有此實理而能成天地有此實理而能
成地物有此實理而能成物故曰誠者自成也能就
此實理所成之中而有所當自行之理即所謂道而

道者人之所由者也故曰而道自道也為道之本則在誠行誠之用則在道不可混而為一也下文言誠之為貴又曰時措之宜能誠之時措之者皆道之所行也先儒曰此誠字即天命之性此道字即率性之道當從容更辨而是日主人以色憂兢惶故語未卒而徑歸

右中庸

大學之德猶中庸之性受於天為性得於天為德則性與德原非二物明者贊美之辭如孟子之稱性為善也譬之人人有名有字性猶名明德猶字下文明德傳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非性而為我之明

德乎或曰孟子盡心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明德章句亦曰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此以心訓明德者何也曰性一而已而有情心意志之別情是性動處名心是性動後有作用之名意是心作用處有所計較之名志是計較後有定向之名皆本于一性而隨指異名非有許多名目各占間架于性中也性寓于心而性中原有靈底理心又屬火

此心字以血肉之心言

本自光明故心體虛靈

不昧包得許多道理應得許多事物貫動靜該體用此所以心統性情也明德之實體是性而其作用處

是心朱門人問明德是仁義禮智之性曰便是又問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合此二說而觀之明德之義自明矣

問先儒董文正

名槐勉齋門人

王魯齋方正學皆謂格致章

未嘗亡以經文知止物有二節當之其義如何曰余不見本文未知其得失之如何而嘗因是而推之明德新民即修己治人之名已與人皆物也其所作為者事也明之者格致之工也修己治人皆加明之之工欲使二者俱止於至善之地此格致之至工也既知其止于至善之地而必加定靜安之工即所謂涵

養也涵養熟而發之於行則處事精詳而能得其所止知行之能事畢矣蓋其明之之工不在他凡物皆有本末凡事皆有終始格物之工不過窮事物之理其要不出於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八字本末終始之間亦當有先後之序以其大者言之明德為本為始而當先新民為末為終而當後細分之則明德有本末始終新民有本末始終推之萬物萬事莫不皆然而當審其先後之別而不亂則皆歸實學而去道不遠道即大學之道而至善之所在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此即大學格物致知知所先後之意也淵源所自其
意一揆矣下節曰致知在格物知字即上知止之知
字物字即上物有之物字不必別為一章而其意似
足三公之意或出於此而然耶然而章句已定何必
別作話頭以起爭端乎

問窮理字出易傳則格物何不訓以窮理乎曰以格
訓窮猶可也以物訓理則不可詩曰有物有則則理
也有物則有理若以物訓理與物無別矣曰章句
格物之訓果無疑乎曰此嘗抱疑未決者也訓格為
至訓物為事則格物之訓為至事矣單言至事而文

義不明故繼之曰窮至事物之理如是而後其義可
見恐欠簡當且事是有物以後之名則以物訓事與
以理訓物之不可無異實歆就質于先覺而不得者
也

經文明德專言性而章句釋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者
是也又繼之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是言心而兼言氣蓋理無為而氣有為人之用工必
從氣邊做去故也程子曰論氣不論理不明論理不
論氣不備

上明字雖格致之義而行亦包在其中

大學自知至而後意誠止天下平一句各為一件工夫若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是物格則知自至而無別下工夫處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非兩事吾之知因格物而明無物則知無所寓知與物雖兩事而其用工則只格物而已

言古之欲明明德者歎今世之不然也

章句窮至事物之理以心而言物理之至處無不到以物而言以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事物之理皆到于吾心矣

大學中庸首章語異而意同其云明明德即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其云新民即修道之教其云知至即致

中和

大學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至善即理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至善之理也故必知至善之所在然後可謂格物矣其下繼之曰知止此欲其知明德新民各有至善之理也知止之道必也格物故其下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格物之義不出於物理之本末事理之終始而已然而格物必自近始故又曰知所先後所謂先後內自心身外至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有先後之緩急不可以躐等也孟

川者集
子曰堯舜之知致知而不徧物格物急先務也知所先後
義格致之道如是而止爾又曰即近道矣道至善之
謂也

先儒以意為私而以情為正似為未安大學曰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章句釋之曰意者心之所發也非
專以為惡也既發之後流於人欲則惡一於中節則
善故欲審其幾以實其心之所發也

誠意之誠字即敬字工夫也

靜時為心動時為意猶性靜而情動

聽訟章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無情猶言無

知無情者雖有冤屈不能卞釋事理導違其意為官
長者必也誘導開曉使之自盡其意然後民情上通
而無壅隔之患矣大畏民志之畏與可畏非民之畏
同民志之向背而治亂判焉豈非大可畏者乎嘗觀
世之為官者既無明德之工而御民之際恐有奸偽
必先施威虐使民不敢開口而盡其情者多矣此豈
夫子聽訟之意乎章句以實訓情故又以虛誕二字
對舉而言之終有所疑此或備一說否有疑必質先
賢之所望於後進故僭論志疑右大學
姑息檀弓曾子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註姑且也息

休也又尸子曰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註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為長

孔子受誣禮記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按史記曰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鄭氏引以解此章曰徵在野合而生孔子故耻之不告為王肅所駁孔疏又曲為之解而全不成說其言曰野合謂不備於禮非謂草野而合也徵在耻不備禮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設如其言則徵在何不於始嫁時耻其不備禮而不嫁乃於既嫁生子之後夫死又許多年而反以為

耻不以夫之葬處告其子耶疏又曰徵在以幼少之女嫁七十之人是以羞慙不能告此以家語之文為據而云幼少七十也然則徵在不以為耻於其父之問而先其姊而進對乃反羞慙於其子者又何情理大抵使徵在嫁不備禮以少配老真可羞耻既為其人之妻又生其人之子又葬其人之死又處其人之室而獨不告其所葬之地於其子然後為可以殺其耻耶告之何耻而謂至死不告耶馬遷鄭氏所記耻之不告者其意不在於不告墓地也謂徵在與叔梁紇邂逅草野遂生孔子故不敢歸孔子之室而老

於父家是以耻之孔子既長而猶不敢告之以其父之為誰故亦不知其墓也是不但以孔子為不識墓之人且使為不知父之人也噫顏氏之死也夫子之成立久矣尚不知其父之為誰乎遷也不知其說之為誣聖人害世教而敢筆之於書鄭氏又引以解經則其罪均矣孔穎達輩不但不知攻斥乃反規規為之解而徒費妄說甚矣其惑而漢唐諸儒見識之陋盖如是矣禮記一書雖列於經而其中偽撰亦多若文王與齡孔子不知父墓之說尤其誕妄者也都是漢儒掇拾傳會之言也

宰我受誣孔穎達禮記疏宰我請喪親一暮終助陳恒之亂此以馬史為據也左傳陳恒之黨闕止字子我而史記誤以為宰我宰我雖有短喪之問是亦聖門高弟何至於助逆而後世亦何以列於十哲耶家語亦言宰我與田常為亂而夷三族盖家語出於王肅肅亦因馬史而有此語也蘇子由曰馬遷踈畧而輕信馬史雖云實錄而實多踈漏處使聖門高弟受誣而疑亂後世著書豈不難哉

右禮記

六經易因卦而取象詩因物而興比春秋因人之善惡事之是非而褒貶其義一也書以道政事禮以正

名分樂以辨雅鄭其義一定而易見易也詩也春秋也其義深奧而難知要在體究取象與比褒貶之意而求其義理之至當不然則多歸于傳會穿鑿而失其正矣

諸經始末自漢以來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唐時立學官用九經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監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兩先生取禮記之大學中庸二篇及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十三經之名始此前後諸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後世通謂之註春秋有左

氏公羊穀梁傳儀禮喪服有子夏傳皆春秋時人書有孔安國傳詩有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有鄭玄註公羊有何休學孟子有趙岐註皆漢人易有王弼註魏人繫辭有韓康伯註晉人論語有何晏集解魏人左氏有杜預註爾雅有郭璞註穀梁有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有唐明皇御註其後諸儒釋註之書名曰正義後世通謂之疏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學多門詔孔穎達與諸儒纂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

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楊士勛撰穀梁疏宋邢昺撰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撰孟子疏公羊疏失所撰人名或云唐徐彥撰宋史李至傳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註疏未修請重加校讐以備刊刻從之新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頒

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之出於孔穎達而不知非一人之書也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以其出於傳記者言之通典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兼明經義者少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兼學者也今宜周禮儀禮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易書詩置一人太常荀崧上言周易鄭註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皆有證據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滕親受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穀梁赤師徒相傳亦足有所證

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唐貞觀九年勅自今明經兼習周禮儀禮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規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四經殆絕請貢人預習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又十六年國子祭酒楊瑒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絕廢請加優獎下制明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宋史神宗用王安石

之言士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孝宗時朱子乞修三禮劄言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自明以後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穀二傳并不列於學官與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不同蓋自前士子以四傳之難習而主教之臣循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苟便已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才日下職此之由也
四書五經小註明末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

全即今本小註也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後黃勉齋名榦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章句之下則始於真西山名德秀字希元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宗道名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覺軒名摸字仲覺四書集疏趙格菴名順孫四書纂疏吳克齋名真子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汎濫於是陳定宇名櫟字壽翁作四書發明胡雲峯名炳文字仲虎作四書通而定宇門人倪道川名士毅字仲弘合二書為一頗有刑定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也大全修而諸書皆廢而就輯釋中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

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如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言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辯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

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城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骸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

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間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又曰洪武二十七年詔儒臣正蔡氏書傳上以蔡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按此書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

張氏陳氏

櫟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蘓氏軾謂賦與

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滕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

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脩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按今見顧氏此說則明儒大全之輯未免為儒門大疵茲表出之以示同志者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